四庫全書

史部

宋書卷八十五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四十五

謝莊　王景文

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宏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及長韶令美容儀太祖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初為

始興王濬後軍法曹行參軍轉太子舍人廬陵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人廬陵王紹南中郎諮議參軍又轉隨王誕後軍諮議並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大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别郡殊合之則寓内為一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虜遣尚書李孝伯來使與鎮軍長史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

作賦畢齋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
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元凶弒立
轉司徒左長史世祖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治宣
布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啓事密詣世祖曰賊劭自絶
於天裂冠毀冕窮弒極逆開闢未聞四海泣血幽明同
憤奉三月二十七日檄聖迹昭然伏讀感慶天祚王室
叡哲重光殿下文明在躬神武居陝肅將乾威龔行天
罰滌社稷之仇雪華夷之恥使弛墜之構更獲締造垢

辱之叱復得明目伏承所命柳元景司馬文恭宗慤沈慶之等精甲十萬已次近道殿下親董銳旅授律繼進荆鄀之師岷漢之衆舳艫萬里旌旆蔽天九土㝠符羣后畢會今獨夫醜類曾不盈旅自相暴殄省闥横流百僚屏氣道路以目檄至輒布之京邑朝野同欣里頌塗歌室家相慶莫不望景聳魂瞻雲佇足先帝以日月之光照臨區寓風澤所漸無幽不洽沈下官世荷寵靈叨恩踰量謝病私門幸免虎口雖志在投報其路無由今

大軍近次永清無遠欣悲踊躍不知所裁世祖踐阼除侍中時索虜求通互市上詔羣臣博議莊議曰臣愚以爲獯獫棄義唯利是視關市之請或以覘國順之示弱無明柔遠距而觀釁有足表彊且漢文和親豈止彭陽之寇武帝脩約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則經略不足則閉關何爲屈冠帶之邦通引弓之俗樹無益之軌招塵點之風交易爽議既應深杜和約詭論尤宜固絶臣庸管多蔽豈識國儀恩誘降逮敢不披盡時驃騎將軍竟

陵王誕當爲荆州徵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克日下船莊以丞相既無入志驃騎發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於事不便世祖乃申誕發日義宣竟亦不下上始踐阼欲宣弘風則下節儉詔書事在孝武本紀莊慮此制不行又言曰詔云貴戚競利興貨廛肆者悉皆禁制此實允愜民聽其中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法申恩便爲令有所屈此處分伏願深思無緣明詔既下而聲實乖爽臣愚謂大臣在

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拔葵去
織實宜深弘孝建元年遷左衛將軍初世祖嘗賜莊寶
劒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叛世祖因宴集
問劒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
甚說當時以為知言于時搜才路陿乃上表曰臣聞功
照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鄰國豈徒秘璧之貴故詩
稱殄悴誓述榮懷用能道臻無積化至恭已伏惟陛下
膺慶集圖締宇開縣夕爽選政昃旦調風采言厮輿觀

謠仄遂斯實辰階告平頌聲方製臣竊惟隆陂所漸治亂之由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為寶虞典以則哲為難進選之軌既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必欲崇本康務庇民濟俗匪更悉遴奚取九成升歷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於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產七隩愚之所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

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

昔公叔與僎同升管仲取臣於盜趙文非親士疎嗣祁

奚豈諂讎比于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

牒且自古任薦賞罰弘明成于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

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臼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敎

進陳湯而坐以褫爵此先事之盛准亦後王之彝鑒如

臣愚見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

任得其才擧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

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是歸守宰故黄霸治頴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歴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寵今莅民之職自非公私必應代换者宜遵六年之制進獲章明庸墮退得民不勤擾如此則下無浮謬之愆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風載泰穮薪之歌克昌臣生屬亨路身漸鴻猷遂得奉詔左右陳愚於側敢露芻言懼氛恒典有詔莊表如此可付外詳議事

不行其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曰下官凡人非有達槩異識俗外之志實因羸疾常恐奄忽故少來無意於人間豈當有心於崇達邪頃年乘事回薄遂果饕非次既足貽誚明時又亦取愧朋友前以聖道初開未遑引退及此諸夏事寧方陳微請款志未伸仍荷今授被恩之始具披寸心非惟在己知尤實懼塵穢彛序稟生多病天下所悉兩脅癖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至一惡

痛來逼心氣餘如綖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惙惙常如行尸恒居死病而不復道者豈是疾痊直以荷恩深重思答殊施牽課尫瘵以綜所忝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日晝夜惛懵為此不復得朝謁諸王慶弔親舊唯被敕見不容停耳此段不堪見賓已數十日持此苦生而使銓綜九流應對無方之訴實由聖慈罔已然當之信自苦劇若才堪事任而體氣休健承寵異之遇處自效之塗豈苟欲思閑辭事邪家素貧獘

宅舍未立兒息不免麤糲而安之若命寧復是能忘微
禄正以復有切於此處故無復他願耳今之所希唯在
小閑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屢經披請
未蒙哀恕良由誠淺辭訥不足上感家世無年亡高祖
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三十五加
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見聖世就其中煎熬若此實在
可矜前時曾啓願三吳敕旨云都不須復議外出莫非
過恩然亦是下官生運不應見一閑逸今不敢復言此

當付之來生耳但得保餘年無復物務少得養痾此便是志願永畢在衡門下有所懷動止必聞亦無假居職患於不能裨補萬一耳識淺才常羸疾如此孤負主上擢授之恩私心實自哀愧入年便當更申前請以死自固但庸近所許恐未能仰徹公恩盼弘深粗照誠懇願侍坐言次賜垂拯助則苦誠至心庶獲哀允若不蒙降祐下官當於何希冀邪仰憑愍察願不垂怯三年坐辭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臣

聞明慎用刑厥存姬典哀矜折獄實暉呂命罪疑從輕
旣前王之格範寧失弗經亦列聖之恒訓用能化致升
平道臻恭已逮漢文傷不辜之罰除相坐之令孝宣倍
深文之吏立鞫訊之法當是時也號令刑存陛下踐位
親臨聽訟億兆相賀以爲無寃民矣而比囹圄未虛頌
聲尚缺臣竊謂五聽之慈弗宣於宰物三宥之澤未洽
於民謠頃年軍旅餘弊劫掠猶繁監司計獲多非其實
或規免咎不慮國患楚對之下鮮不誣濫身遭鈇鑕之

誅家嬰孥戮之痛比伍同閈莫不及罪是則一人罰謬坐者數十昔齊女告天臨淄臺殞孝婦寃戮東海愆陽此皆符變靈祇初感景緯臣近兼訊見重囚八人旋觀其初死有餘罪詳察其理實並無辜恐此等不少誠可怵惕也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覈辯必收聲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

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庶鬻棺之誚輟歎於終古兩造之察流詠於方今臣學闇申韓才寡治術輕陳庸管懼乖國憲上時親覽朝政常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三年下詔曰八柄馭下以爵為先九德咸事政典居首銓衡治樞興替攸寄頃世以來轉失厥序徒秉國鈞終貽權謗今南北多士勲勩彌積物情善否實繫斯任官人之詠維聖克允則哲

之美粤帝所難加澆季在俗讓議成風以一人之識當羣品之誚望沉浮自得庸可致乎吏部尚書可依郎分置并詳省閑曹又别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分選詔旦出在朝論者亦有同異誠知循常甚易改舊生疑但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辦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前述宣先旨敬從來奏省錄作則永貽後昆自此選舉之要唯由元凱一人若通塞乖衷而訴達者尠且違令與物理至隔閡前王盛主猶或

難之況在寡闇尤見其短又選官裁病即嗟誚滿道人之四體會盈有虛旬日之閒便至怨詈況實有假託不由寢頓者邪一詣不前貧苦交困則兩邊致患互不相體校之以實並有可哀若職置二人則無此弊兼選曹樞要歷代斯重人經此職便成貴塗己心外議咸不自限故范曄魯爽舉兵滅門以此言之實由榮厚勢驅殷繁所至設可擬議此授唯有數人本積歲月稍加引進而理無前期多生愿表或嬰艱抱疾事至回移官人之

任決不可闕一來一去向人已周非有黜責已貴難賤既成妨長實之無所感衰遞襲便是一段世臣相處之方臣主生疑所以彌覺此職宜在降階監令端右足處時望無人則闕異於九流今但直銓選部有減前資物情好猜横立别解本旨向意終不外宣唯有從郎分置視聽自改選既輕先民情已變有堪其任大展遷回兼常之宜以時稍進本職非復重官可得不須帶帖數過居之盡無詒怪自中分判揚于時便有意於此正謌改

華不少容生駭惑爾來多年欲至歲下處分曾何偃致
故應有親人故近因此施行本意詔文不得委悉故復
紙墨具陳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
支尚書顧覬之並補選職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
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莊所上其詞曰天子馭三光總
萬寓挹雲經之留憲裁河書之遺矩是以德澤上昭天
下漏泉符瑞之慶咸屬榮懷之應必躔月晷呈祥乾維
效氣賦景河房承靈天駟陵原郊而漸影躍采淵而泳

賀辭水空而南傃去輪臺而東洎乘玉塞而歸寶奄芝庭而獻祕及其養安騏校進駕龍涓輝大馭於國皂貢上襄於帝閑超益野而踰綠地軼蘭池而轢紫燕五王晦其術十氏憯其玄東門豈或狀西河不能傅既秣芑以均性又佩銜以崇躅卷雄神於綺文蓄奔容於帷燭藴籋雲之銳景戢追電之逸足方疊鎔於丹縞亦聯規於朱駮覩其雙璧應範三封中圖玄骨滿燕室虛陽理竟潛策紆汗飛赭沫流朱至於肆夏已升采齊既薦始

徘徊而龍俛終沃若而鸞盼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
鶩箭寫泰垌之彌塵狀吳門之曳練窮虞庭之蹈蹀究
遺野之環袪若夫蹤實之態未卷凌遠之氣方擄歷岱
野而過碣石跨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西坂夕歸風
於北都尋瓊宮於倏瞬望銀臺於須臾若乃日宣重光
德星昭衍國稱珝岱佇蹕史言壇場望踐鄗上之瑞彰
江間之禎闡榮鏡之運既臻會昌之歷已辨感五緜之
程符鑒羣后之籥與聖主將有事於東嶽禮也於是順

斗極乘次躔戒懸日於昭旦命月題於上年騑騑翼翼泛脩風而浮慶煙肅肅雍雍引八神而詔九仙下齊郊而掩配林集廲里而降祊田蒲軒次巘瑄璧承鑾金檢玆發玉牒斯刊盛節之義洽升中之禮殫億兆悅精祇懽聆萬歲於曾岫燭神光於紫壇是以擊轅之蹈撫埃之舞相與而歌曰聳朝蓋兮泛晨霞靈之來兮雲漢華山有壽兮松有茂祚神極兮貺皇家然後悟聖朝之績號慶榮之烈比盛乎天地爭明乎日月茂實冠於胥庭

鴻名邁於勛發業底於告成道臻乎報謁巍巍乎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為侍中領前軍將軍于時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遊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歸容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改領游擊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晉安王子勛征虜長

史廣陵太守加冠軍將軍改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將軍如故六年又爲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奇免官事在顔師伯傳時北中郎將新安王子鸞有盛寵欲令招引才望乃使子鸞板莊爲長史府尋進號撫軍仍除長史臨淮太守未拜又除吳郡太守莊多疾不樂去京師復除前職前廢帝即位以爲金紫光禄大夫初世祖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云賛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

詰責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頗知有東宮不將誅之或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深困莊少長富貴今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也帝然其言繫於左尚方太宗定亂得出及即位以莊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尋陽王師頃之轉中書令常侍王師如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本官並如故泰始二年卒時年四十六追贈右光祿大夫常侍如故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

行於世長子颺晉平太守女為順帝皇后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王景文琅邪臨沂人也名與明帝諱同祖穆臨海太守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高祖甚重之常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智在焉它日穆之白高祖曰伐國重事也公云何乃使王智知高祖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為太尉咨議叅軍從征長安留為桂陽公義真安西將軍司馬天水太守還

爲宋國五兵尚書晉陵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父僧朗亦以謹實見知元嘉中爲侍中勤於朝直未嘗違惰太祖嘉之以爲湘州刺史世祖大明末爲尚書左僕射太宗初以后父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又進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加侍中特進尋薨追贈開府謚曰元公景文出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美風姿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太祖甚相欽重故爲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與太宗同髙祖第五女新安

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絶當以適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起家太子太傅主簿轉太子舍人襲爵建陵子出爲江夏王義恭始興王濬征北後軍二府主簿武陵王文學世祖撫軍記室參軍南廣平太守轉諮議參軍仍度安北鎮軍府出爲宣城太守元凶弑立以爲黄門侍郎未及就世祖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款以父在都邑不獲致身及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除南平王鑠司空長史不拜出爲東陽太守入爲御史中丞秘書監領

越騎校尉不拜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顗俱南北之望並以補之尋復爲左長史坐姉墓開不臨赴免官大明二年復爲祕書監太子右衛率侍中五年出爲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内史行郢州事又徵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右衛如故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蒱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尋復爲侍中領中庶子未拜前廢帝嗣位徙祕

書監侍中如故以父老自解出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輔國將軍南平太守永光初爲吏部尚書景和元年遷右僕射太宗即位加領左衛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仗士三十人入六門諸將咸云平殄小賊易於拾遺景文曰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乎諸軍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爲不可勝乃制勝之術耳尋遷丹陽尹僕射如故遭父憂起爲冠軍將軍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射改授散騎常侍中書令中軍將軍尹如故又辭

不拜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豫州之新蔡晉熙三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讓常侍服闋乃受太宗翦除暴主又平四方欲引朝望以佐大業乃下詔曰夫良圖宣國賞崇彛命殊績顯朝策勤王府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景文風度淹粹理懷清暢體兼望實誠備夷岨寶歷方啓密贊義機妖徒干紀預毗廟略宜登茅社永傳厥祚朕澄氛寧樞實資多士疏爵疇庸寔膺徽列尚書右僕射領衛尉興宗識懷詳正

思局通敏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淵器情閑茂風業韶遠並謀參軍政績亮時艱拓宇開邑寔允勲典景文可封江安縣侯食邑八百戶興宗可始昌縣伯淵可南城縣伯食邑五百戶景文固讓不許乃受五百戶進號鎮南將軍尋給鼓吹一部後以江州當徙鎮南昌領豫章太守餘如故州不果遷頃之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常侍如故不願還朝求爲湘州刺史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已景文與上

幸臣王道龍書曰吾雖寡於行已庶不負心旣愧殊效誓不上欺明主竊聞有爲其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平理唯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賜恩罔昧之由吾踰忝轉深足以致謗念此驚懼何能自測區區所懷不顧望風容貸吾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故以密白想爲申啓景文屢辭內授上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正可

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内又不得不用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三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更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徙領中書令常侍僕

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故
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淵宣旨以古
來比例六事詰難之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
並小上稍為身後之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
不能奉幼主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
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
殺人一士王字弓長張字也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
州曰臣凡猥下劣方圓無算特逢聖私頻叨不次秉非

其任理宜覆折雖加恭謹無補橫至夙夜燋戰無地容處六月中得臣外甥女殷恒妻蔡疏欲令其兒啓聞乞祿求臣署入云凡外人通啓先經臣署于時驚怖即欲封疏上呈更思此家落漠庶非通謗且廣聽察幸無復所聞此日忽得兗州都送迎西曹解季遜板云是臣屬既不識此人即問郗顒方知虛託此十七日晚得征南參軍事謝儼口信云臣使人略奪其婢臣遣李武之問儼元由荅云使人謬誤誤之與實雖所不知聞此之日

唯有憂駭臣之所知便有此三變臣所不覺尤不可思若守爵散輩寧當招此誠由闇拙非復可防自竊州任倏已七月無德而祿其殃將至且傳職清峻亢禮儲極以臣凡走豈可暫安荷恩懼罪不敢執固焦䰟褫氣憂迫失常況臣髮醜人羣病絶力効𢧐朝黙列顧無與等獨息易駭惹懼難持伏願薺回矜愍全臣身計大夫之俸足以自周久懷欣羨未敢干請仰希慈宥照臣欵誠

上詔荅曰去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看選

牒署竟請敕施行此非密事外間不容都不聞然傳事好訛由來常患殷恒妻匹婦耳閨閤之內傳聞事復作一兩倍落漠蕭謂卿是親故希卿署不必云選事獨關卿也恒妻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可駭異且舉元薦凱咸由疇諮可謂唐堯不明下干其政邪悠悠好詐貴人及在事者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作其屬託貴人及在事者永無由知非徒止於京師乃至州郡縣中或有詐作書疏灼然有文迹者諸舍人右丞輩及

親近驅使人慮有作其名載禁物求停檢校彊賣猥物

與官仍求交直或屬人求乞州郡資禮希蠲呼召及虜

發船車並啓班下在所有即駐錄但卿貴人不容有此

啓由來有是何故獨驚之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

之世巢徐二載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

射橫行尚書中令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

粲粲遷爲令居之不疑令既省錄令便居昔之錄任置

省事及幹童並依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爲僕射人情

向榮淡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
兢理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守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
安不懼差於榮也想卿虛心受榮而不為累貴髙有危
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雁兩失有心於
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
之草亦瘁於踐蹋髙涯之脩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
要巨細一揆耳晉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相費禕
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

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已然為教者每誡貴不誡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在懷泰則觸人改容不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巳不足以絓數死於溝瀆死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以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應畢慎爲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

先正是依倚於理言可行而為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為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為陵霄駕鳯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語人云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憂不可與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縣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

值義嘉殄罪金木纒身性命幾絶卿耳眼所聞見安危
在運何可預圖邪時上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唯桂
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為江州刺史慮一旦晏
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彊盛藉元舅之
重歲暮不為純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乃遣使送藥賜
景文死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死
時年六十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中書監
刺史如故謚曰懿侯長子絢字長素年七歲讀論語至

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即荅曰草翁風必偃少以敏惠見知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秘書丞年二十四先景文卒謚曰恭世子子媐襲封齊受禪國除景文兄子蘊字彥深父楷太中大夫人才凡劣故蘊不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慨家貧為廣德令會太宗初即位四方叛逆蘊遂感激為將假寧朔將軍建安王休仁司徒參軍令如故景文甚不悅語之曰阿益汝必破我門戶阿益者蘊小字也事寧封吉陽縣男食邑三

百戶爲中書黃門郎晉陵義興太守所涖並貪縱在義興廳見收治以太后故止免官廢帝元徽初復爲黃門郎東陽太守未之郡值桂陽王休範逼京邑蘊領兵於朱雀門戰敗被創事平除侍中出爲寧朔將軍湘州刺史蘊輕躁薄於行業時沈攸之爲荊州刺史密有異志蘊與之結厚及齊王輔朝政蘊攸之便連謀爲亂會遭母憂還都停巴陵十餘日更與攸之成謀時齊王世子爲郢州行事蘊至郢州謂世子必下慰之欲因此爲變

據夏口與荆州連横世子覺其意稱疾不往又嚴兵自衛藴計不得行乃下及攸之為逆藴密與司徒袁粲等結謀事在粲傳事敗走鬬場追禽斬於秣陵市景文弟子孚大明末為海鹽令泰始初天下反叛唯孚獨不同逆官至司徒記室參軍

史臣曰王景文弱年立譽聲芳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羣公方駱並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庾元規之讓中書令義在此乎

宋書卷八十五

宋書卷八十五考證

謝莊傳孝伯訪問莊及王𢟍○本書及南史皆有王微傳無王𢟍傳𢟍字疑卽微字之訛然微卒于元嘉二年而李孝伯與張暢荅問事在元嘉二十七年豈王𢟍又别一人耶

吸吸惙惙常如行尸○吸吸南史岋岋

當是時也號令刑存○諸本及謝莊集並同刑字疑誤

辭水空而南傃○謝莊本集空作穴

王景文傳復爲秘書監太子右衛率侍中○衛諸本誤

御百官志無御率之名今改正

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龍書○道龍當作道隆

宋書卷八十五考證

宋書卷八十六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四十六

殷孝祖　劉劻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禄勲父祖並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太祖元嘉末為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世祖以其有武用除奮武將軍濟北太守

入為積射將軍大明初索虜寇青州上遣孝祖北援受刺史顔師伯節度累與虜戰頻大破之事在師伯傳還授太子旅賁中郎將加龍驤將軍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孝祖隸沈慶之攻誕又有戰功遷西陽王子尚撫軍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出為盱眙太守將軍如故還為虎賁中郎將仍除寧朔將軍陽平東平二郡太守又遷濟南南郡將軍如故前廢帝景和元年以本號督兖州諸軍事兖州刺史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

徒參軍頴川蔔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逕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聖德天挺神武在躬曽不浹辰夷凶翦暴更造天地未足為言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泰平之隆非旦則夕而羣小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懐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

節成名若便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静亂乃
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
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棄妻子
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
陽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叛義興賊垂至延陵内外憂
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傖楚壯士人情於
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假節督前鋒諸軍士還向虎檻
拒對南賊御仗先有諸葛亮筩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

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凌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並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為用進使持節都督兗州青冀幽四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刺史如故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統王元謨别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為矢所中死時年五十二追贈

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持節都督如故封秭歸縣侯食邑千户四年追改封建安縣謚曰忠侯孝祖子悉為薛安都所殺以從兄子慧達繼封齊受禪國除

劉勔字伯猷彭城人也祖懐義始興太守父頴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征林邑遇疾卒勔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為廣州增城令廣州刺史劉道錫引為揚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道錫遣勔奉使詣京都太祖引見之酬對稱旨除寧遠將軍綏遠太守元嘉末蕭

簡據廣州為亂勔起義討之燒其南門廣州刺史宗慤又命為府軍主簿以功封大亭侯除員外散騎侍郎孝建初荆江反叛宗慤以勔行寧朔將軍湘東内史領軍出安陸會事平以本號為晉康太守又徙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為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勔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入直閤先是遣費沈伐陳檀不克乃除勔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勔既至

率軍進討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幷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還除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遭母憂不拜前廢帝即位起為振威將軍屯騎校尉入直閤太宗即位加寧朔將軍校尉如故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逆四方響應勔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徵勔還都假輔國將軍率衆討琰甲伏三十人入六門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餘如故破琰將劉順於宛唐杜叔寶於橫塘事在琰傳除輔

國將軍山陽王休祐驃騎諮議參軍梁郡太守假節不拜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薛道摽龎孟虯並向壽陽劭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為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劭所自乘馬諸將帥並忿廣之叨冒勸劭以法裁之劭歡笑即時解馬與廣之復除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拜及琰開門請降劭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毫無所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百姓生為立碑改督益

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不拜還京都拜太子左衛率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戸琰初求救索虜虜大衆屯據汝南泰始三年以勔為征虜將軍督西討前鋒諸軍事假節置佐本官如故先是常珍奇據汝南與琰為逆琰降因據戍降虜事在琰傳至是引虜西河公長社公攻圍輔國將軍汝陰太守張景遠景遠與軍主楊文萇拒擊大破之景遠尋病卒太宗嘉其功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追封含洭縣男食邑三百戸以

文蒖代爲汝隂太守除劭右衛將軍仍以爲使持節都督豫司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四年除侍中領射聲校尉又不受進號右將軍其年虜遣汝陽司馬趙懷仁步騎五百寇武津縣劭遣龍驤將軍曲元德輕兵進討虜衆驚散虜子都公閼于拔又率三百人防運車闕千兩於汝陽臺東水上結營元徳單騎直入斬拔首因進攻汝陽臺即陷外壘獲車一千三百乘斬首一百五十級劭又使司徒參軍孫臺瓘督弋陽

以西會虜寇義陽臺璀大破之虜上其北豫州祖有車
二千兩勔招荒人邀擊於許昌虜衆奔散焚燒米穀淮
西人賈元友上書太宗勸北攻懸瓠可收陳郡南頓汝
南新蔡四郡之地上以其所陳示勔使具條答勔對曰
元友稱虜主幼弱姦偽競起内外規亂天亡有期臣以
為獯醜侵縱乘藉王境盤據州郡百姓殘亡去冬衆軍
失耕今春連城圍逼國家復境之畧實有不遑滅虜未
及元友又云有七千餘家穀米豐積可供二萬人數年

資儲臣又以為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既理不容有恐事難稱言元友又云虜於懸瓠開驛保虜已先據若不足恃此不須闕俱是攻城便應先圖懸瓠何更越先取鄖以受腹背之災且七千餘家豐積而虜猶當遠運為糧是威不制民民非異計元友又云虜欲水陸運糧以救軍命可襲之機在於今日臣又以為開立驛道據守堅城觀其形候不似蹙弱可乘之機恐為難驗元友又云四郡民人遭虜二

十七年之毒皆欲雪讐報恥伏待朝威臣又以為垣式寳等受國重恩今猶驅畧車營翻還就賊葢是戀本之情深非報怨之宜何可輕試元友又云請勅荆雍兩州遣三千精兵從義陽依西山北下直據鄳城臣又以為鄳城是賊驛路要戍且經蠻接嶮數百里中裹糧潛進方出平地攻賊堅城自古名將未有能以此濟者假其尅捷不知足南抗懸狐北捍長社與不且賊擁據數城水陸通便而今使官以二千斷其資運於事為難元友

又云虜圍逼汝陰遊魂二歲爲張景遠所挫不敢渡淮

臣又以爲景遠兵力寡弱不能自固遠遣救援方得少

尅今定是爲賊所畏不景遠前所摧傷裁至數百虜步

騎四萬猶不敢前而今必勸國家以輕兵遠討指掌可

克言理相背莫復過此元友又云龍山雉水虜奴王景

直等並受朝爵馬步萬餘進討之宜唯須勑命臣以爲

虜奴與虜交關彌歷年世去歲送誠朝廷誓欲立功自

蒙榮爵便即逃遁殊類姦猾豈易闇期兼王景直是一

巳命部曲不過數十人既不可言又未足恃萬餘之言似不近實元友又云四郡恨忿此非類車營運結廢田二載生業已盡賊無所資糧儲已罄斷其運道最是要畧臣又以斷運須兵兵應資食而當此過縣踰二百里中使兵食兼足何處求辦臣竊尋元嘉以來傖荒遠人多干國議負儋歸闕皆勸討虜魯爽誕說實挫國威徒失兵力虛費金寳凡此之徒每規近說從來信納皆詒後悔界上之人唯視彊弱王師至境必壺漿候塗裁見

退軍便抄截蜂起首領回師何嘗不為河畔所斃太宗納之元友議遂寢勔與常珍奇書勸令反虜珍奇乃與子超越羽林監式寶於譙殺虜子都公費拔等凡三千餘人勔馳驛以聞太宗大喜以珍奇為使持節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汝南新蔡縣侯食邑千戶超越輔國將軍北豫州刺史潁川汝陽闕三郡太守安陽縣男式寶輔國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真陽縣男食邑三百戶珍奇為虜所攻引軍南出虜追

擊破之珍奇走依山得至壽陽超越式實為人所殺五年汝陰太守楊文萇又頻破虜於荆亭及戍西詔進勔號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不拜其年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勔以世路糺紛有懷止足求東陽郡上以勔啟徧示朝臣自尚書僕射袁粲以下莫不稱贊咸謂宜許工曰巴陵建平二王並有獨往之志若世道寧晏皆當申其所請勔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棲息聚石蓄水彷彿丘中朝士愛素者多往游之六年改常侍為侍中其

年南兗州刺史齊王出鎮淮陰以勔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兗青冀闕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侍中中領軍如故出鎮廣陵固辭侍中軍號許之以為假平北將軍七年解都督假號并節太宗臨崩顧命以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得免桂陽王休範為亂奄至京邑加勔使持節領軍置佐

史鎮扞石頭既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勔勔至命閉航道隆不聽催勔渡航進戰率所領於桁南戰敗臨陳死之時年五十七事平詔曰夫義實天經忠惟人則篆素流采金石宣煇自非識洞情靈理感生極豈有捐軀衛主舍命匡朝者哉故持節鎮軍將軍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鄱陽縣開國侯勔思懷亮粹體業淹明弘勲樹績譽洽華野綢繆顧託契闊屯夷方倚謀猷翌康帝道逆藩扇禍逼

擾京甸援桴誓旅奉律行師身與事滅名隨操遠朕用
傷悼震慟于厥心昔王允秉誠卞壼峻節均風往德歸
茂昭先軌泉途就永宽逝無追思崇徽策式光惇史可贈
散騎常侍司空本官侯如故謚曰忠昭公子懷嗣順帝
昇明末為廣州刺史齊受禪國除勔弟斆大始中為寧
朔將軍交州刺史於道遇病卒先有都鄉侯爵謚曰質
侯
史臣曰吳漢平蜀城內流血霑𧿹而其後無聞於漢陸

抗定西陵步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為戮上國劉劭克壽春士民無遺篘嫠粒之歎莫不扶老擕幼歌唱而出重闉美矣

宋書卷八十六

宋書卷八十六考證

殷孝祖傳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南史死字下有將字

劉勔傳宗懿又命爲府軍主簿○府軍南本作軍府

元反又云請敕荆雍兩州遣三千精兵○三千南本作二千下文劉勔條答之語亦云二千

宋書卷八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書卷八十七至九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舉人臣周克鵬

宋書卷八十七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四十七

蕭惠開　殷琰

蕭惠開南蘭陵人征西將軍思話子也初名慧開後改慧為惠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為秘書郎著作並名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人多不同比

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禄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冢子當應將迎時俗緝外内之歡如汝自業將無小傷多異以取天下之疾患邪惠開曰人間宜相緝和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見作凡人畫龍未成故遂至於多忤耳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轉尚書水部郎始興王濬征北府主簿南徐州治中從事史從汝陰王友又為南徐州别駕中書侍郎江夏王義恭大將軍大司馬從事中郎孝建元年自太子

中庶子轉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積射將軍徐冲之事偃任遇甚隆惠開不為之屈偃怒使門下推彈之惠開乃上表解職曰陛下未照臣愚故引參近侍臣以職事非長故委能何偃凡諸當不不敢參議竊見積射將軍徐冲之為偃命所黜臣愚懷謂有可申故聊設微異偃恃恩使貴欲使人靡二情便訶脅主者手定文案割落臣議專載已辭雖天照廣臨竟未見察臣理違顏咫尺致茲壅濫則臣之受劾蓋何足悲但不順侍中臣有

其咎當而行之不知何過且議之不允未有彈糾省心揆天了知在宥臣不能謝愆右職改意重臣刺骨鑠金將在朝夕乞解所忝保拙私庭時偃寵方隆由此忤旨別勑有司以屬疾多免惠開官思話素恭謹操行與惠開不同常以其峻異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自歎曰兒子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重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為父起四寺南岸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

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
曰封秩蓋鮮而兄弟甚多若使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
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
由此國秩不復下均服除除司徒左長史大明二年出
為海陵王休茂北中郎長史寧朔將軍襄陽太守行雍
州州府事善於為政威行禁止襲封封陽縣侯還為新
安王子鸞冠軍長史行吳郡事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
範女又當適世祖子發遣之資須應二千萬乃以為豫

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入為尚書吏部郎不拜徙御史中丞世祖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為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服領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百僚畏憚之八年入為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母憂去職起為持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改督益寧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惠開素有大意至蜀欲廣樹經畧善於述事對賓僚及士

人說牂牁越巂以爲内地綏討蠻濮闢地徵租聞其言者以爲大功可立太宗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又進平西將軍改督爲都督晉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奉武文之靈兼荷世祖之眷今便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領二千人東下爲巴東人任叔兒起義所邀欣壽敗沒陜口道不復通更遣州治中

程法度領三千人步出梁州又為氐賊楊僧嗣所斷先是惠開為治多任刑誅蜀土咸懷猜怨及聞欣壽沒法度又不得前晉原一部遂反於是諸郡悉應之並來圍城城内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皆悉遣出子勛尋平蜀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惠開每遣軍出戰未嘗不捷前後所摧破殺傷不可勝計外衆逾合勝兵者十餘萬人時天下已平太宗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惠開弟惠基步道使蜀具宣朝旨惠基既至涪而蜀人

志在屠城不欲使王命遠達遏留惠基不聽進惠基率部曲破其渠帥馬興懷等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時太宗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為功更獎說蜀人於是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渠帥趙燕句文章等與寶首屯軍於上去成都六十里衆號二十萬人惠開欲遣擊之將佐咸曰攻破蜀賊誠不為難但慰勞使至未獲奉受而遣兵相距何以自明本心惠開曰今水陸四斷表啟路絕寶首

或相誣陷謂我不奉朝旨我之欲戰本在通使使若得通則誠心達矣乃作啓事具陳事情使腹心二人帶啓戒之曰須賊破路開便躍馬馳去遣永寧太守蕭惠訓別駕費欣業萬兵並進與戰大破之生禽寶首囚於成都縣獄所遣使至上使執送寶首除惠開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南郡太守不拜泰始四年還至京師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到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爲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以爲隨其同上不能攜

接得還意恥之㢑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皆如是先劉瑀為益州張說代之瑀去任凡所携將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可為張說作西門客邪惠開自蜀還資財二千餘萬悉散施道路一無所留五年又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而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已戒勒部下

蔡會稽部伍若借問愼不得答惠開素嚴自下莫敢違犯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不知為誰遣人歴舫訊惠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復為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太守如故六年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寺内所住齋前有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發病歐血吐如肝肺者甚多除巴陵王休若征西長史寧朔將軍南郡太守未

拜七年卒時年四十九子㲄嗣齊受禪國除惠與諸
弟並不睦惠基使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産弟惠明亦著
嫌隙云
殷琰陳郡長平人也父道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
少為太祖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初為江夏王
義恭征北行參軍始興王濬後軍主簿出為鄱陽晉熙
太守豫州治中從事史廬陵內史臧質反棄郡奔北皖
琰性有計數欲進退保全故不還都邑事平坐繫尚方

頊之被宥除海陵王國郎中令不拜臨海王子頊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以琰為錄事參軍行郡事復為豫州別駕太宰戶曹屬丹楊丞尚書左丞少府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行南豫州隨府轉右軍司馬又從巴陵王休若左軍司馬前廢帝永光元年除黄門侍郎出為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仍行府州事太宗泰始元年以休祐為荆州欲以吏部郎張岱為豫州刺史會晉安王子勛反即以琰督豫司二州南豫

州之梁郡諸軍事建武將軍豫州刺史以西汝陰太守龐道隆為琰長史殿中將軍劉順為司馬順勸琰同子勛琰家累在京邑意欲奉順而士人前右軍參軍杜叔寶前陳南頓二郡太守皇甫道烈道烈從弟前馬頭太守景度前汝南潁川二郡太守龐天生前睢陽令夏侯季子等竝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門義不過數人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寶等太宗遣冗從僕射柳倫領軍助驃騎大將軍山陽王休祐又遣中兵參軍鄭瑗說琰令還

二人至即與叔寶合叔寶者杜坦之子既土豪鄉望內外諸軍事並專之弋陽太守卜天生據郡同逆斷梁州獻馬得百餘匹邊城令宿僧護起義斬天生傳首京邑太宗嘉之以為龍驤將軍封建興縣侯食邑三百戶時綏戎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義於懸瓠收兵得千餘人袁顗遣信誘矜司馬汝南人常珍奇以金鈴為信珍奇即日斬矜送首詣顗顗以珍奇為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太宗追贈矜本官以義陽內史龐孟虬為司

州刺史領隨郡太守孟蚪不受命起兵同子勛子勛召孟蚪出尋陽而以孟蚪子定光行義陽郡事太宗知琰逼迫士人事不獲已猶欲羈縻之以琰兄前中書郎瑗為司徒右長史子邈為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子勛遣使以琰為輔國將軍梁郡太守後又加豫州假節督南豫數郡杜叔寶求琰上佐寵道隆慮其為禍乃請奉表使尋陽琰即以叔寶為長史梁郡太守休祐步入朝家內猶分俘壽陽琰資給供贍事盡豐厚二年正月太宗

遣輔國將軍劉勔率寧朔將軍呂安國西討休祐出鎮歷陽為諸軍總統時徐州刺史薛安都亦據彭城反募能生禽琰安都封千戸縣侯賜布絹各二千匹二月勔進軍小峴初合肥戍主南汝陰太守薛元寳委郡奔子勛前太守朱輔之據城歸順琰遣攻輔之輔之敗走琰以前右軍參軍裴季為南汝陰太守季又歸順太宗即而授之琰所用豫縣令許道蓮亦率二百人歸降太宗以為馬頭太守三月上又遣寧朔將軍劉懷珍段僧愛

龍驤將軍姜產之馬步三軍助勔討琰義軍主黃回募江西楚人千餘斬子勛所置馬頭太守王廣元以回為龍驤將軍淮西人前奉朝請鄭墨率子弟部曲及淮右郡起義於陳郡城有衆一萬太宗以為司州刺史後虜寇淮西戰敗見殺追贈冠軍將軍是月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去壽陽三百里動率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在道遇雨旦始至壘塹未立順欲擊之時琰所遣諸軍並受節度而以皇甫道

烈士豪栁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不宜統督唯二軍不受命至是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既而勔營壘漸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四月勔錄事參軍王起前部賊曹參軍甄澹等五人委勔奔順順因此出軍攻勔順幢主樊僧整與臺馬軍主驃騎中兵參軍段僧愛交矟鬬僧整刺僧愛殺之追贈屯騎校尉僧愛勇冠三軍軍中並懼太宗又遣太尉司馬垣閎率衆來會步兵校尉龐沈之助裴季戍合肥初淮南人周伯符說休祐求起

義兵休祐不許固請乃遣之杖策單行至安豐收得八百餘人於淮西為遊兵珍奇所置弋陽太守郭確遣將軍郭慈孫擊伯符於金丘琰又遣中兵參軍杜叔寶助之慈孫等為伯符所敗並投水死太宗以伯符為驃騎參軍叔寶本謂臺軍停住歷陽不辦進順等至無不瓦解唯齎一月日糧既與勔相持軍食盡報叔寶送食叔寶乃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五千精兵防送之勔聞之軍副呂安國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

半相持既久彊弱勢殊苟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頼在彼糧將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劭以為然乃以疲弱守營簡選千百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黄回等間路出順後於横塘抄之安國始行計叔寶尋至止齎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並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為函箱陣叔

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安國回等相會仲懷部曲並欲退就叔寶并力擊安國仲懷曰賊至不擊復欲何待且統軍在後政三二里間比吾交手何憂不至即便前戰回所領並淮南楚子天下精兵衆力既倍合戰便破之於陣殺仲懷仲懷所領五百人死盡叔寶至而仲懷及士卒伏尸蔽野回等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軍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奔走安國即復夜往燒米車驅

牛二千餘頭而還劉順聞米車見燒叔寶又走三月一日夜衆潰奔還壽陽仍走淮西就常珍奇勔於是方軌而進叔寶歛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勔與諸軍分營城外黃回立航渡肥水叔寶遣馬步三千欲破航并柵斷小峴埭回擊大破之焚其船柵休祐與琰書曰君本文弱素無武幹是遠近所悉且名器清顯不應復有分外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劫於凶豎不能守節今大軍長驅已造城下勢孤援絶禍敗交至顧昔情款猶有惻然聖

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殺遐邇所聞顧琛
王曇生等皆軍敗迸走披草乞活尚蒙恩恕旻處私門
今神鋒所臨前無横陳況窮城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
固乎若開門歸順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小大並保榮爵
何故苟困士民自求齏膾身膏斧鑊妻息并盡老兄垂
白東市受刑邪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皦日上又遣
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勅又與琰書曰昔景和凶悖行絶
人倫昏虐險𢦤諫諍杜塞遂殘毀陵廟芟刈百僚縱毒

窮凶靡有紀極于時人神回遑莫能自保中内士庶咸
願一匡子職在直衛目所備覩主上神機天發指麾克
定横流塗炭一朝太平扶危拯急實冠終古而四方持
疑成此乖逆資斧所臨每從偃簡足下以衣冠華胄信
槩夙昭附戾從違猶見容養賢兄長史階升清列賢子
參軍亦塞國網間者進軍宛唐計由劉順退衆閉城當
時未了過蒙朝恩謬充將帥蚤承風素情有依然今皇
威遠申三方震弱勝敗之勢皎然可覽王御史昨至主

上勅驃騎教賢兄賢子書令悉遣送百代以來未有弘恩曲宥乃至於此且朝廷方宣示大義惟新王道何容標虐辭於士女失國信於一州以足下明識淵見想必不俟終日如其猜背亭毒弗忌屠陷者便當窮兵肆武究法極刑將恐貴門無復祭祀之主墳壟乏埽灑之望進謝忠臣退慙孝子名實兩喪沒有餘責扶力略白幸加研覽琰本無反心事由力屈叔寶等有降意前後屢遣送誠欵而衆心持疑莫能相一故歸順之計每多愆

塞嬰城愈固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義攻郭確於弋陽以益之為輔國將軍督弋陽西山事六月勔築長圍始合田益之率蠻衆萬餘人攻龐定光於義陽定光遣從兄文生拒之為益之所破見殺遂圍其城定光求救於子勛子勛以定光父孟虬為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救義陽并解壽陽之圍常珍奇又自懸瓠遣三千人援定光屯軍栁水益之不戰望風奔散孟虬乘勝進軍向壽陽初常珍奇遣周當垣式寶率數百人送仗與琰式寶

驍勇絶衆因留守北門乃率所領開門掩襲勔入其營勔逃避得免式實得勔衣帽而去勔於是乃竪長圍治攻道於東南角并填壍東南角有高樓隊主趙法進計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頹落既傷將士又使人情沮壞不如先自毀之從其言勔用草茅苞土擲以塞壍擲者如雲城内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一二日壍便欲滿趙法進復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燃二日間草盡壍中土不過二

三寸勔乃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
壍琰戶曹參軍虞挹之造碻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初
廬江太守王子仲棄郡奔尋陽廬江人起義休祐遣員
外散騎侍郎陸悠之助之劉胡遣其輔國將軍薛道摽
渡江煽動羣蠻規自廬江掩襲歷陽悠之衆弱退保譙
城司徒建安王休仁遣參軍沈靈寵馳據廬江道摽後
一日方至悠之自譙城來會因與道摽相持七月龐孟
虯至弋陽勔遣呂安國垣閎龍驤將軍陳顯達驃騎參

軍盃次陽拒之盃蚪軍副吕興壽與安國有舊率所領降安國進軍破盃蚪於蓼潭義軍主陳肶又破之於汝水盃蚪走向義陽義陽已為王元謨子曇善起義所據乃逃於蠻中淮西人鄭叔舉起義擊常珍奇以為北豫州刺史八月皇甫道烈栁倫等二十一人聞盃蚪敗並開門出降劭因此又與琰書曰栁倫來奔具相申述方承足下迹纒纎亂心秉忠誠悃默窮愁不親戎政去冬開天之始遏迷者多如足下流比進非社稷宗臣退無

顧命寄託朝廷既不偏相嫌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祚已舉城歸順龐孟虯又繼迹奔亡劉胡困於錢溪袁顗欲戰不得推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十六擁徒百萬仲春以來無戰不北摧陷殄滅十無一二南憑袁顗弱卒北恃足下孤城以兹定業恐萬無一理方今國網疎畧示舉宏維比日相白想亦已具矣且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攜手相捨非有怨恨也了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

之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為其事況復足下少祖名教疾没世無稱者邪所以復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為茂草兼傷貴門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以禍福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欵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髮膚不全兒姪彫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華寧復多白薛道摽猶在廬江劉胡又分兵揚聲向壽陽及合肥劻遣許道蓮馳赴合肥助裴季文又遣黃回孟次

陽及屯騎校尉段佛榮武衛將軍王廣之繼之道摽率其黨薛元寶等攻合肥勔所遣諸軍未至爲道摽所陷季文及武衛將軍葉慶祖力戰死之勔馳遣垣閎總統諸軍攻合肥是月劉胡敗走尋陽平定太宗遣叔寶從父弟季文至琰城下與叔寶語說四方已定勸令時降叔寶曰我乃信汝恐爲人所誑耳叔寶閉絶子勛敗問有傳者即殺之時琰子邈東在京邑繫建康太宗送邈與琰令說南賊已平之問自建康出便防送就道議者

以爲宜聽邈與伯父瑗私相見不爾無以解城内之惑不從邈至叔寶等果疑守備方固十月薛道摽突圍與十餘騎走奔淮西投常珍奇薛元寶歸降先是晉熙太守閻湛之據郡同逆至是沈靈寵自廬江攻之湛之未知尋陽已敗固守不降靈寵乃取諸將破劉胡文書置車中攻城僞敗棄車而走湛之得書大駭其夜奔逃十一月常珍奇已降虜不見納又求救於索虜太宗即以珍奇爲司州刺史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虜亦遣僞帥

張窮奇騎萬匹救之十二月虜至汝南珍奇開門納虜淮西七縣民並連營南奔劉順之亦棄虜歸順南賊降者太宗並送琰城下令與城内交言由是人情沮喪琰將降先送休祐内人出城然後開門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勔並撫宥無所誅戮自將帥以下財物資貨皆以還之纎毫無所失虜騎救琰至師水聞城陷乃破義陽殺掠數千人而去垣式寶尋復反叛投常珍奇以平琰功劉懷珍封艾縣侯食邑四百戸垣

閡樂鄉縣侯孟次陽攸縣子王廣之蒲圻縣子陳顯達彭澤縣子呂安國鍾武縣子食邑各三百户黄回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户送琰及偽節還京都久之為王景文鎮南諮議參軍兼少府泰豫元年除少府加給事中後廢帝元徽元年卒時年五十九琰性和雅静素寡嗜欲諳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為城内所懐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淵並與之友善云

史臣曰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以類得之也昔啓方說主迹表遺親鄧攸淳行愛兼猶子雖禀分參差情紀難一而均薄等厚未之或偏恵閑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内孝友異情險於山川有驗於此也

宋書卷八十七

宋書卷八十七考證

蕭惠開傳令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服領已自殊有所震○服領南史作眼領

殷琰傳三月一日夜衆潰奔還壽陽○三月一本作五月

宋書卷八十七考證